

关中与伊犁

□闫会作

关中,古系东函谷、西散关、南武关、北萧关四关之内之地。近为秦岭以北、黄龙山以南、骠山以东、潼关以西之地,又称八百里秦川。

关中也处黄河中游,背靠深厚的黄土高原,秦岭绵延如屏,渭水悠悠如血脉贯通东西。《史记》称之为“四塞之国,被山带渭,东有关河,西有汉中,南有巴蜀,北有代马,此天府也”。自秦始皇据关而一统天下后,十多个王朝入关而雄天下。关中,成为名副其实的帝王宫殿、天子明堂。

伊犁,远处塞外,天马故乡,是天山护卫下的一片河谷之地。天山自星星峡跃出大漠,穿戈壁,跨荒原,磅礴而西,势不可挡。到了伊犁,却面西而立,盘踞成塞,张臂开怀,伸出南、北、中三条山脉,绵延成天然的怀抱,孕育了喀什河、特克斯河、巩乃斯河三大河流,分出三块河谷盆地。最终三河归一,汇成伊犁河,三条河谷也汇成了最大的

伊犁河谷。得上天眷顾,有天山护卫,土地肥沃,水草丰茂,风光旖旎。

关中,从蓝田猿人、半坡遗址、后稷稼穡,一路繁衍发展成农耕文明的兴盛之地;伊犁,从塞人、大月氏、乌孙人轮番登场,一直为游牧民族争夺、杀伐和征讨的草原战场。

关中与伊犁相距千山万水,远隔大漠戈壁,看似毫无瓜葛,却有很多相似之处。如果从关中长途跋涉穿越戈壁大漠,一路颠簸到了伊犁,你会有一种又回到了关中的感觉。气候湿润、四季分明,开阔平坦、土地肥沃,阡陌纵横、村落棋布,田成条块、渠沟纵横,无处不是关中的模样。

可一旦走进历史,穿越时光隧道,马上会发现,伊犁与关中何止只是相似!联系之紧,过往之密,亲缘之深,源远流长,史之少有。关中与伊犁的联系,以一种与大汉朝百万大军征战匈奴截然不同的方式,实现了民族融合、文化认同而彪炳史册。

从关中得到伊犁是一段距离,也是一段历史,更是一段文明。张骞走过这段距离,走出了一条闻名千古的和平通途——丝绸之路;细君公主走过这段距离,走出了乌孙与大汉永世和好的第一步;解忧公主和冯嫫也走过了这段距离,走出了乌孙与大汉一统的新天地。

大汉雄风,有卫青、霍去病、李广、程不识,这些名帅战将的铁骑驰骋、奋勇征战打出来的威名。所以,骠骑将军霍去病横扫匈奴,可以封狼居胥山,祭天以告成功。车骑将军窦宪大破北匈奴,也可以“登燕然山,刻石勒功,记汉威德”。

大汉雄风,同样少不了张骞、细君、解忧和冯嫫,这些和平使者只身冒险、胆识过人,靠智慧赢得礼仪之邦的威望。她们虽无征战之功,却以智慧、胆略甚至柔情,完成了开疆拓土、民族融合、文化交流的大业,作出了功在当代,泽被后世的贡献。但她们既没有

“封狼居胥”,也没有“勒铭燕然”,只有细君公主的墓——乌孙草原上规模最大的古墓之一,依然孤独地坚守在伊犁昭苏县乌孙山夏特大峡谷的谷口,守望着这片美丽山河。

从关中得到伊犁,是一条与金戈铁马、征讨杀伐、血腥暴烈的战争之路截然不同的和亲、和情、和心的和平之路。

所以,纵然沧海桑田,莽莽乾坤依稀可见远去的情影,悠悠青史始终留有清晰的声名。数百年后,唐朝诗人常建用一首《塞下曲》,“玉帛朝回望帝乡,乌孙归去不称王。天涯静处无征战,兵气销为日月光。”生动形象地写出了细君、解忧公主和亲后,乌孙归顺大汉,边境安定,战争的阴霾消散净尽,日月的光华照耀寰宇的和平景象。

从关中得到伊犁,是一段雄关万里的山河长图,是细君、解忧、冯嫫用青春绘就的锦绣画卷,用心血奏成的太平弦歌,是厚重历史中一张别致的彩页。

柿子红了

□周养俊

商州美,美在冬季。在这个时候,商州漫山遍野就变成一幅七彩的图画。

走进这个季节,你就会发现,商州的秋色里,主角是那平时并不起眼、一直隐藏在树叶里的柿子。被秋风吹走了树叶,只剩下水墨画般枝干上悬挂着的熟透了的黄澄澄或红彤彤的柿子。它们在寒风中,在连绵起伏的山中,在高高下下低低的山坡上,在农户的庄前屋后,骄傲地、努力地展现着自己的风姿。

商州籍著名作家贾平凹先生在他的美文《商州》中,称商州柿子为树佛。记得贾先生好像还画过一幅叫作树佛的画,很美,也很传神。贾先生生于斯长于斯,一直伴随着商州柿子长大,称柿子为树佛肯定有他的道理,只是我一时想象不出具体缘由。直到有一年深秋,我站在商山的一角,用崇敬的心,虔诚的目光,认真阅读眼前的这些柿子时,发现这些平时不起眼、拿到市上也卖不上个好价钱的柿子,忽然纯洁神圣得使我心灵震颤。

世界上有许多东西确实平凡,也许就是因为他的平凡才在特殊的环境里表现出不平凡。柿树耐旱、皮实,无论你栽在什么地方,也不管你是否按时浇水施肥,是否精心照管,它都会努力成长。就是新栽的柿树苗,两三年时间就挂果,只要挂果,那秋天肯定有收获。

柿树还有一个特点,就是它初结的果实极为生涩,吃了之后需要很长时间才能缓解口涩,柿子只有熟透了味道才香甜可口。正因为这样,孩子们一般情况下是不会去采摘生柿子的,柿树的主人也不用担心柿子还没成熟就会被人偷去。还有一说,经霜打了的柿子非常甘甜,所以不少人入冬后才开始采摘,一些殷实人家干脆就让那些柿子挂在树上让大家观赏。

柿子还可以酿酒制醋,更多的是制作柿饼。农户们把没有熟透的柿子削皮,让风吹去大部分水分,然后放进缸里一段时间,在柿子的糖汁渗出来取出,经过一段时间晾晒,美味香甜的柿饼就可以食用了。

关中一带的农户也喜欢在自己的院门前或田埂上种上一两棵柿树,但是到深秋季节就看不到了。关中的柿树多是单个儿的,又早早摘掉了果实,独木不成林,也没有山水的映衬,这样就没了风景。这也许就是关中柿树与商州柿树的根本不同。

柿树的天然特性,有意无意地保护了朴实厚道、默默无闻的自己。在这个草木枯萎、花儿凋谢、冷寂凄清的季节,柿树既为季节增添了色泽、增添了活力,也充分展示了自己的风采。虽然时间不长,虽然显得孤独,留给人们的印象却是深刻的。



大地『调色板』——云南元阳梯田

刘顺良 摄

夜

□张宏羽

我游过月光
把昨日藏进深邃
而明天在高山顶上孕育
我奔赴地平线
沧海在那边入梦
昼夜在礁石间相遇

我在等停泊的落叶
追赶不回头的风
飞鸟载进烟和雾
是影子的沉默之旅

巷子的光阴

□任崇喜

正午,阳光并不温柔可人。小巷的两边,树木依旧葱郁。这边的无花果粗枝大叶,那边的丝瓜架牵牵扯扯,中间矮的是紫叶李,叶子绿中染着红,透出一股活泼劲儿。

这样散漫的场景,在这座城市的旧街巷里,比比皆是。

在巷口,时尚店铺一个紧挨一个,潮流门牌头上的大字,闪着光,人们匆忙地进进出出。而在巷子里,锈迹斑斑的牌前,人们坐在百年老槐树下拉家常,享受着慢时光里的舒适。

有巷子,自然有庭院。门前栽植的花木舒展枝条,掩映着明黄红漆的院门。院门大多半开,一眼就能瞄到里面。刚刚洒过水的庭院,满目清朗,花木扶疏,阳光透过叶子,映照着斑驳的绿影。小狗小猫慵懒地卧在地上,房屋上稀疏的瓦松,诉说着走远的陈年往事,一种宁静气息,在其间氤氲。

喜欢在巷子里行走,更喜欢的,或许还是那些草木。这些草木,普普通通,一如巷子里的人,在自己狭小的领地,随遇而安,各安天命,分享着阳光和雨露。它们在城市的夹缝里扎根,按照时历的安排,踏着这里的节奏,不急不缓。在该开花时开花,该结果时结果,直至活出自己的模样。

就在这个季节,葳蕤的草木安静下来,连暗香袭来的桂花,在陪伴过中秋的月光之后,也开始打烊,转身化为月宫的寂寞。这个城市的市花——一种叫菊的植物开始登堂入室,在各家的庭院内外,鲜亮异常。

一簇簇菊花,燃亮在门楣,无论庭院的破旧与堂皇,自然,随性。风吹过时,它们会情不自禁地晃一下,再晃一下。那花瓣,在路人眼睛的余光里,惊艳无比,如同时光。

我家也有这样的院子,不过是旧楼房

在乡下,一日三餐看似简单,但有时也很讲究。逢年过节,自不用说,那是集体性的吃好喝好,而且是腾出时间来走亲访友,除了坐在一起吃家常,道年景,谈收成,最主要的还是把盏酣饮,面前的桌子上大盘小盘放满了各色菜肴,凉菜讲究搭配,热菜讲究内容,最后端上来的汤则讲究烹饪的功夫。

现在日子好了,不再为吃穿发愁,借用老百姓的话说:“现如今,天天儿都在过年!”尤其是近些年,下基层走村入户,只要进厨房看一看,农户的日子一目了然。灶台和案板收拾得是否干净,能看得出女主人是否干净利落,缸里的水深浅盈亏能看得出男主人是否勤劳顾家。园子里的蔬菜品种和长势能看得出这家人一日三餐的饭菜花样。说的是粗茶淡饭,其实全是无公害的粮食和蔬菜,且会随着季节的变化不断调整食谱。立夏过后,对于农户人家来说,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三夏大忙,这个时候,一般是顾不上吃喝的,随便凑合点,填饱肚子,将地里的庄稼收拾入仓之后,才会炒上几个菜,蒸一锅米饭,全家坐在一起犒劳自己,有时还会喝点自酿的酒解乏。

头伏萝卜二伏菜。二伏过后,庄户人家会找来萝卜籽,撒在事先翻整好的园子里,称作热萝卜。待到园子里的萝卜缨子长到一尺多高时,女主

两掺面

□刘国勇

人忙活整整一个早上,然后抱回一小捆沾着露珠的萝卜缨子,坐在院子里仔细挑拣、洗净,然后就着面汤和酸菜坛子里的酸汤,新泡一坛子浆水放在灶边。三五天后,女主人会问:“下午吃面,吃麦面还是两掺面?”刚从地里忙活归来、光着膀子的男主人一定会脱口而出:“当然是两掺面就点大蒜辣子。”

很快,一碗大蒜辣子端上桌子,大蒜是人夏后地里新挖的火蒜,蒜瓣儿小,但是蒜香味浓,辣子是园子里新摘的辣椒,绿得冒油,个大皮厚。大蒜捣烂,辣椒剁碎,放入食盐和香油,绿白相间溢着油汪汪的香油,看上去很是养眼。紧接着,葱段入锅,新泡的酸菜接着下锅,倒一大碗浆水,盖上锅盖煮沸。这时,女主人会继续问:“放不放苞谷糝?”男主人不假思索地答道:“放!”闻得此言,女主人揭开锅盖,几瓢水加入锅内,舀上几勺苞谷糝撒入锅内,用勺子不停搅动。此时,转身捧起切得宽细匀称的面条下入锅中,用筷子搅动几下,锅里再次沸腾时,女主人边解围腰边喊:“饭熟了!”

面食是乡下的主食之一,两掺面则是面食的魂魄。之所以称作两掺面,是因为以豌豆和麦面在一起拌面,麦香味和豆香味互相融合,煮在锅里,筋道、味浓郁,面条呈淡黄色,入口后香味一下子窜满整个鼻腔,摄魂一样的享受。两掺面被庄户人家视为面之上品,吃两掺面离不开苞谷糝、油泼辣子、浆水菜。

两掺面最终还是进城了。城里人没有嫌弃它的土气和乡野,反而比乡下人更喜好吃。其实这也是一种融合,是城里人和乡下人饮食习惯的主动靠近,更是饮食文化的浸透融洽。一碗普通的面条,品尝出的是一种精神、一种态度、一种包容和接纳。



书法 刘毅